

周克希 译文集

V
ieille France

古老的法兰西

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Kexi

周克希 译文集

Vieille France

古老的法兰西

Roger Martin du Gard

[法] 马丁·杜加尔

R
e
c
u
i
s
s
e
s
p
a
r
t
i
c
i
p
e
r
t
e
s
K
e
x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老的法兰西 / (法) 杜加尔 (Martin du Gard) 著 ; 周克希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周克希译文集)

ISBN 978-7-5617-8751-9

I. ①古… II. ①杜…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4074号

周克希译文集

古老的法兰西

著 者 (法) 马丁·杜加尔

译 者 周克希

策划编辑 王 焰 黄曙辉

项目编辑 庞 坚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装帧设计 朱赢椿 霍雨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6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

印 数 5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751-9/I·781

定 价 22.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谨以这本乡村速写小集献给克里斯蒂娜和马塞尔·德·科贝

罗杰·马丁·杜加尔

《古老的法兰西》主要人物表

儒瓦尼奥 (Joigneau)——邮递员。莫佩鲁镇上的邮政所由他照管。

梅莉 (Mélie)——他的妻子。

约瑟夫 (Joseph)——大车匠学徒。借住儒瓦尼奥家阁楼。

博斯 (Bosse)——咖啡馆老板。

费居 (Féju)——养路工。

弗拉玛 (Flamart)——火车站装卸工。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酒店。

弗拉玛太太 (Mme Flamart)——他的老婆，小酒店的女掌柜。

鲁特尔 (Loutre)——菜农。

弗里茨 (le fritz)——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的德国兵，在鲁特尔家帮工。

阿那尔东先生 (M. Arnaldon)——莫佩鲁镇镇长。

玛丽 - 让娜 · 阿那尔东 (Marie-Jeanne Arnaldon)——他的女儿，老姑娘。

埃纳贝尔先生 (M. Ennberg)——莫佩鲁小学的教师。

埃纳贝尔小姐 (Mlle Ennberg)——他的妹妹，也是这所小学的教师。

大梅拉维涅和小梅拉维涅（Merlavigne aîné et cadet）——双胞胎，在镇上经营面包铺。都是光棍。

埃内斯蒂娜（Ernestine）——面包铺的年轻女佣工。

格扎维埃太太（Mme Xavier）——食品杂货店老板娘。

黛涅太太（Mme Daigne）——曾在省城给人当厨娘。现在领养老金过日子。

凯洛尔（Quérolle）——五金店老板。

费迪南（Ferdinand）——理发匠。

韦尔纳先生（M. Verne）——本堂神甫。

韦尔纳小姐（Mlle Verne）——他的姐姐。

赛莱斯蒂娜（Célestine）——给人帮佣的女工。

玛索太太和玛索小姐（Mme et Mlle Massot）——母女俩，都是虔诚的教徒。

巴斯加隆（Pascalon）——掘墓人兼修鞋匠。

蒂勒（Tulle）——博斯太太的弟弟。领抚恤金的退役军人。

乌斯丹（Houstin）——领抚恤金的退役军人。

普约德（Pouillaude）——大车匠。

尼古拉 (Nicolas) —— 他的儿子。

比利时老两口 (les Belges)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比利时来莫佩鲁定居的难民。

莫里索 (Mauriceau) —— 干零活的雇工。癆病患者。

莫里索大嫂 (la Mauriçotte) —— 他的老婆。

居凡 (Cuffin) —— 乡警。

菲莉贝特 (Philiberte) —— 年轻寡妇。两个孩子的母亲。

西加涅太太 (Mme Sicagne)，格黛太太 (Mme Gueudet)，图施太太 (Mme Touche) —— 都是战争遗孀。

巴克老爹 (Maître Pâqueux) —— 小农场主。

东京佬 (le Tonkinois) —— 他的儿子。

纳维埃尔先生 (M. des Navières) —— 信用公司退休会计师。

Vielle

France

目录

第1章

早起的邮递员1

第2章

清晨的火车旁 装卸工弗拉玛7

第3章

邮政所15

第4章

小学教员埃纳贝尔21

第5章

咖啡馆老板博斯27

第6章

面包师傅梅拉维涅兄弟
杂货店老板娘格扎维埃太太33

第7章

领养老金的黛涅太太37

第8章

理发匠费迪南先生 五金制品商
凯洛尔一家子 赛莱斯蒂娜许愿43

第9章

本堂神甫先生 赛莱斯蒂娜
去神甫家 神甫去凯洛尔家49

第10章

大车匠普约德57

第11章

玛索太太和她的女儿61

第12章
莱农鲁特尔夫妇和弗里茨67

第13章
比利时老两口 波希米亚
小姑娘 莫里索大嫂73

第14章
弗拉玛太太81

第15章
镇长和小学教员87

第16章
午餐93

第17章
站长97

第18章

菲莉贝特 三个钓鱼人103

第19章

玛丽-让娜·阿那尔东
儒瓦尼奥在镇长家109

第20章

上次大战的遗孀西加涅太太、
格黛太太和图施太太115

第21章

巡警队在巴克家121

第22章

德·纳维埃尔先生131

第23章

梅莉和约瑟夫在顶楼上139

第24章

黄昏 乌斯丹和加里巴尔迪
儒瓦尼奥和小伙子们143

第25章

老站长 鲁特尔一家子 莫里索大嫂和她女儿149
巴克一家子 德·纳维埃尔先生

第26章

本堂神甫的默祷155

第27章

埃纳贝尔先生和他的妹妹161

附录：

谈托尔斯泰对罗杰·马丁·杜加尔的影响
(安德烈·达斯普尔)167

Vieille
France **01**

第 1 章
早起的邮递员

儒 瓦尼奥擦着了一根火柴。

梅莉气呼呼地翻过身去，冲着墙：

“几点了？”

“六点一刻。”

他嘟哝着回答，走下床，推开百叶窗。朝阳已经升起：在七月底，它比邮递员还起得早。天空是玫瑰色的，沉睡的屋子是玫瑰色的，空空荡荡的广场也是玫瑰色的，落在广场地面上的树影拉得长长的，宛如黄昏。

儒瓦尼奥穿上长裤，到院子里去小便：他是个身体魁梧的乡下汉子，乱蓬蓬的红棕色头发，由于经年风吹日晒，扑满尘土，早已失去了光泽，脸色也灰不溜秋的。

三分钟以后，他已经一切就绪，套好了护腿，戴上了圆筒帽，这身行头要穿到傍晚哩。

因为天热，梅莉只穿件短袖衬衣睡觉。从被单下面露出她那丰满的肩膀：

“小点声，莫把约瑟夫吵醒。”

大车匠的学徒睡在阁楼上，邮递员没有子女，这阁楼原本就不派什么用场。

儒瓦尼奥没吭声。他可不在乎吵醒这小家伙。小家伙也不在乎有人吵醒他：他已经站在阁楼上，披着衬衫，光着脚，竖起耳朵在听。

等听到邮递员出了门，他就像猴子似的从梯子上溜下来，跑到房门口：

“儒瓦尼奥太太，几点啦？”

她正等着他来呢。她眼望着没插上的门栓，心焦地喘着气说：

“快六点半啦。”

仿佛房门就是玻璃做的，她看见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在搔蓬松的头发，没扣钮子的衬衫披在起鸡皮疙瘩的身子上，睫毛眨动着，厚嘴

唇微微张开。

“噢。”他过了一阵才说；仍然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跟她一样在寂静中倾听着。过后，他三步两脚地冲上他的阁楼，衬衫后摆给吹得直飘起来，——真是个傻瓜。

儒瓦尼奥太太听到他关上阁楼的门，纵身往床上一躺。她叹了口气，伸直腰打了个呵欠，就去插上门栓，开始梳洗。

能蹬自行车的话，莫佩鲁的邮政所离火车站才不过五分钟路程；可是从莫佩鲁火车站到邮政所得足足走一刻钟，这全是因为洛朗丛林的那道山坡的缘故。

儒瓦尼奥背着邮包，悄无声息地在寂静的两旁房屋中间驶过。

这个镇是长条形的，只有这么一条贯穿全镇的大路；这条大路到了镇中心才很不情愿似的拓宽出去，把教堂包抄在中间。这个时辰，莫佩鲁还在沉睡。广场上那片咖啡馆的老板波斯，也算得上起身最早的一个了，这会儿还没拉开他的百叶窗哩。就连面包铺也还关着。两个面包师傅日子过得挺平静：大梅拉维涅和小梅拉维涅是两个老光棍，每晚轮流着熬夜烘面包。而在拂晓时分，两个人都在睡大觉：一个面包烘好了，一个还没开店卖面包。

费居呢，总是一清早就起来的。这会儿他赶在上工前，已经在柴房跟前劈柴了。

“早啊，老哥。”儒瓦尼奥大声说。

养路工罗锅着背，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他老是这么拱着脖颈，仿佛扛着一袋面粉似的。这费居是个怪人：去年他突然失踪过十七天。离家出走了十七天，音讯全无。巡警队也来过问这件事了。想必在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花名册上也已经给他注上了“失踪”这两个字。可没过多久，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人看见他蹲在公路当中，鼻尖凑着路面的石子，自行车搁在沟里，背包撂在草地上。谁也猜不透这件事的底

细，——甚至儒瓦尼奥也猜不透。他是跟维尔格朗的哪个婆娘一块儿狂吃滥饮去了？还是就这么单个儿走的？他是忽发奇想，有意遁世吗？他把什么都落下，四个孩子，生病的老婆，他的上司，那辆独轮推车，为的是想要忘掉一切，重新开始一种稍好一点的生活吗？又是什么东西把他带回他的细石子这儿来的呢？内疚？痛苦？还是习惯？多亏镇长阿那尔东先生讲的情，督察看在他家里子女多的份儿上，没叫他卷铺盖！

驶过村头几座房屋，前面就是公墓。在墓冢中间，耸立着纪念一战牺牲者的雕像，花岗岩的英雄持着上刺刀的枪在冲锋，表情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这座雕像是镇上人的老朋友：它是个晴雨表。碰上下雨天，它周身全是黑乎乎的；倘使是雾天，它显出青板瓦那样的深灰色；而一到大晴天，这个庞然大物又变成蓝色的了：当然，是天蓝色；钢盔上还嵌着碎玻璃，闪闪发光。

猛地踩一下脚蹬，过了小耶尔河上那座小木桥；接下来就穿过一年到头那么清幽的伊斯尔。这是沼泽地的尽头，被大小两条耶尔河环抱着，笼罩在黎明的雾霭中；再往前又得使把劲，从中间高两边低的旧石板桥上穿过耶尔河。现在，得爬坡了，越过乌鸦在打旋的原野就到火车站了。大自然就像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那样明净、安谧。在小鸟起劲的啁啾声中，夏日的炎热已经露出了兆头，但此刻还在天空的高处俯瞰着；大路上，空气柔和而宁静，几乎是清凉的，就像在明媚的春天一样。大路两旁灰蒙蒙的草甸子，已被羊群啃平，在昨天的骄阳下晒得枯萎了的草根，经过夜晚的休憩和朝露的滋润，好像又透出了一丝绿意。

邮递员低着头，提着自行车，迈着大步爬上坡去。对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对堤道上每一个修补过的地方，对每一堆细石子，每一个荆棘丛，他都非常熟悉，什么也不会打断他在想着的念头。可是，到了大路拐弯的地方，他总要停下几分钟，站在洛朗丛林的斜坡上，